

異 味 集

徐 霞 村 譯

上 海

新 宇 宙 書 店 印 行

1 9 2 0

異 域 集

卷之四

上海商務印書館
發行

異 味 集

(1)

徐 霞 村 譯

新 宇 宙 書 店

1928

目 次

一個哈叭狗的信(俄國郭高里)·····	1
打賭(俄國柴霍甫)·····	15
筏上(俄國高爾基)·····	27
她的情人(俄國高爾基)·····	51
正當慈善(法國法朗士)·····	61
利各的思想(法國法朗士)·····	69
絕望女(法國比爾路易)·····	75
米古斯(美國布萊哈特)·····	85
泡克佛萊鎮的敗類(美國布萊哈特)·····	107
一場把戲(猶太萊辛)·····	125

一個哈叭狗的信

我穿上了我的舊外衣，拿起我的雨傘，因為外面正落着大雨。街上一個人都沒有。我只看見幾個披着肩巾的女人和撐着雨傘的長櫃。四周沒有一個高等階級的人，除了一位像我一樣的科員。我在一個十字路口見了他，我對自己說：“啊哈！不，我的朋友，你不是去上班去；你是在追着你前面的女人，看她的踝部，”我們這些科員們都是怎樣一羣畜生啊！我們像一切官僚一樣壞；一見女人的帽子就要跑過去。當我正在這樣想着時，我看見一輛馬車在我所經過的那個舖店門前停住了，我立刻認識牠了；牠是我們主任的馬車。“但是他是萬不會出來買東西的。”我想，“這一定是他的女兒。”我停

住了脚步，貼住了一面牆，一個隨從開了車門，她便小鳥般地跳出來了。她是怎樣用眼向四周環視
嘍！天保佑我！我完了！她爲什麼在這樣大的雨裏
還要出來呢？而人們還說女人不愛奢華！她並沒有
見我，而且，的確地，我也是故意要躲起來，因爲我的
外衣上有許多泥，而且也是老式的。現在的外衣
都有深的領子，而我的外衣却只有兩片小領子；而
且布也不好。她的哈叭狗並沒有在門關上以前近
去，因此便被屏在街上了。我認識這條狗；牠的名
子叫美吉。過了一會，我忽然聽見一個小聲音叫，
“早晨好，美吉。”怎麼！見了鬼，這是什麼意思！誰
說的這句話？我向四周望，只見有兩位打着傘的太
太，——一個年老的和一個年輕的，——但她們却
走過去了。忽然我又聽見。“啊，不要臉，美吉！”見
鬼！美吉和那兩位太太的狗互相嗅起來了。“我
說，”我想，“我一定吃醉了！”然而吃醉在我却是千
古難遇的事。“不，斐黛爾，你誤會了，”——我明明
地聽見美吉說。——“我這幾天……汪，汪，汪，……
我這幾天……汪，汪，汪，……有了病。”

你看，你看！當我起初聽見這兩個哈叭狗說人話時，我真是非常驚訝。但過了一會，等我把牠想過一遍以後，我便不再驚訝了，世界上這種事的確很多。聽說在英國曾有一條魚用一種奇異的語言說過兩個字，有許多學者費了三年的工夫研究牠們的意思，然而仍舊沒有明白。而且我還記得報紙上也載過一段新聞，說有兩匹牛到一個舖店裏去買一鎊咖啡。但是當美吉說，“我給你寫了信，但是保爾幹沒能送去”時，我却驚訝了。妙哉！如果我這輩子曾聽見說狗會寫字，就讓我去領薪水吧！這真使我驚訝。不久我便開始看見聽見別人從沒見過聽過的事情了。

“我要限定這哈叭狗，”我想，“看看牠到底是什麼東西，牠想些什麼。”於是我便落下我的雨傘，限定那兩位太太。她們沿着高羅科瓦雅大街轉入米卽斯先斯加雅大街，接着又走近一個木匠舖，末了才走到克庫西金橋，在一所大房子門前立住。“我認識這房子，”我對自己說；“這是梯維耶可夫的房子。”多大的一個怪物！裏面簡直不知道住了

多少人……如此多的客人和女僕；至於我的那些同事們，他們都像狗似地擠在一塊！我有一個善於吹喇叭的朋友住在那裏。這兩位太太走上了第五層。“好了，”我想，“我現在暫時不進去，但我却要記住這地方，有機會就幹。”……

到了下午兩點鐘，我便動身去找斐黛爾，預備去問牠。我最怕聞白菜味，而米耶斯先斯加雅大街上所有的小雜貨店却偏偏喜歡牠；於是，在離每家院子某種距離的地方，我總要掩住鼻，竭力地快跑。再加上那些該死的工匠又從他們的鋪店裏放出一些油煙，街上簡直沒有讓人走路的地方。當我走上第六層樓，拉完了門鈴時，裏面走出一位姑娘來，她並不難看，臉上帶點雀斑。我認識她；她正是那天和那位老太太一同走路的那位姑娘。她的臉微微地一紅，問道，“有什麼事？”我回答，“我要見見你們的哈叭狗。”那姑娘呆了；我立刻看出她呆了。這時那條狗也吠着跑出來了。我要捉住牠，但這個小鬼頭却差一點沒把我的鼻子咬下去。然而，我却望見那屋角上的狗籃。啊！這正是我所要的。

我走到牠跟前，掀開乾草，於是大喜過望地，我找到了一包紙片。看了這個，這可怕的狗就先在我的腿肚子上咬了一口，接着，知道那些紙片已到了我的手裏，便開始向我哀啼詔媚起來。但是我却說，“不，我親愛的；再見吧！”便一溜烟跑了出來。我想那姑娘一定以爲我是瘋子，因爲她那時實在受驚不小。

當我回到家時，我本想立刻就從事讀這些信，因爲我的目光在獨光下是不大好的。但馬卜拉這時忽然有了揩地板的念頭。這些蠢老婆總是不擇好時候收拾房間。於是我便出門散了一個步，借着想一想這件事。現在我總算能夠找出牠們所有的事情，牠們所有的思想，牠們所有的背景了；這些信一定能夠把一切都洩告給我。狗是一種聰明的動物；牠們明白所有的政治關係；那麼，無疑地，關於牠的主人的一切……他的寫照和他的事情！——也一定在這裏。而且，無疑地也有關於她的！——不要介意，靜些！到了晚上，我回了家。我全夜都躺在床上……

現在，讓我們看吧！信倒是很清楚可讀；祇是，不知怎地，字句中總好像有點狗氣。讓我們看：

“我親愛的斐黛爾：我仍舊沒習慣你這俗名子。爲什麼他們不給你找個好點的名子呢？斐黛爾，羅沙，多麼壞的調子！雖然如此，這都是不關大旨的。我很喜歡我們現在已經同意通信。”

這封信寫得非常對；在標點上或拼法上都沒有錯。連我的課長都未必能寫得這樣好，雖然他自稱他曾在大學裏受吏教育。讓我們再往下看：

“我覺得，能把我們的思想，感情，和印象傳給別人乃是世界上一件最大的幸福。”

哼——這意思是從一本從德國譯過來的書上抄來的——我不記得那書名了。

“我這話是從經驗而說，雖然我很少見聞我們房子以外的世界。我的生活過得平安而且快樂。我的女主人——爸爸叫她素菲——非常愛我。”

啊！啊！不要介意！不要介意！靜些！

“爸爸也常撫摸我。我的茶和咖啡裏都加奶油。啊，我親愛的，我必須告訴你。我真不明白保爾

幹在廚房裏暗的那些大骨頭裏會有什麼趣味。只有禽類的骨頭，只有骨髓沒有被人吮去過的骨頭，才好吃。把許多種醋汁攪在一起倒是個好辦法，只要裏面沒有什麼亂七八糟的菜果；但把麵包搓成小團丟給狗吃，這却是最壞的事。有些紳士坐在桌子上，他的手說不定摸過多少醜陋東西，可是他仍舊用手把麵包搓成一個小團，把你叫過去，塞在你的嘴。拒絕是失禮的事，因此你就得吃牠——自然滿心厭惡，但你總得吃牠。”

這些狗屁都是些什麼鬼話？就彷彿牠們找不出什麼更好的話來寫似的。讓我們看看下一頁吧；也許牠還會有趣些。

“我很願意把我們家裏所發生的事都告訴你。我已經對你提過素菲稱為爸爸的那位主人了。他是個非常奇怪的人。”

啊，終於有了！是的，我早知道。牠們把一切事都用政治的眼光來看。讓我們看牠們怎樣論爸爸：

“奇怪的人！他從來不說話。但是在一星期以前，他却不住地向自己說，‘我能得到不能得到呢？’

有一次他還問我，‘你以爲怎麼樣，美吉，我能得到不能得到呢？我一點也不明白，因此我便嗅了嗅他的皮靴，走開了，於是，我親愛的，一個星期之後，爸爸便興高采烈起來。每天早晨都有穿制服的紳士們走來慶賀他。吃飯的時候他也比平常高興得多。

“啊，那麼他是有野心的啊！我必須注意這個。”

“再見，我親愛的！我現在必須停筆。明天我再把牠寫完。”

“唔，早晨好；我又來了。今天，我的女主人，素菲——”

啊，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些關於素菲的事了。
哦！

見鬼！——不要介意，不要介意！讓我們往下看：

“我的女主人素菲今天是大忙而且特忙她是預備到一個跳舞會去。我很喜歡她能出門，因為她出了門我就可以給你寫信。我的素菲非常愛去跳

舞會，雖然在每次穿她的舞裝之前她差不多總要在胸前畫一次十字。素非每次總要在早晨六點鐘才從他們那裏回來，回來時她的臉色永遠是這樣白瘦，我立刻就曉得他們全夜都沒給這可憐的女孩子什麼東西吃。我承認我這樣簡直過不了。如果我吃不到紅燒山雞和小雞翅膀，我——我就真不知道怎樣好了，我也喜歡鹹布丁。但紅蘿蔔，蕪菁，或薊菜却是壞東西。”

怎樣一個奇突的文章啊！一個人一看就知道牠不是人類寫的；牠開頭的時候倒是正確適當，但末了却總脫不了狗氣。讓我們再看一封吧。這封倒彷彿很長。哼——並且過沒有註明日子。

“啊，我最親愛的，我是怎樣感到春天的將近喲！我的心跳着，就好像渴望着什麼似的。我的耳邊永遠有歌聲，使我常常翹起一隻腳來，立在一個門邊聽半天。我要告訴你，我有許多求婚者。啊！假使你知道他們中間有此。是多麼討厭喲！有時還有一條粗大的雜種的看家狗，簡直笨得要死，——你可從牠臉上看出——在街上擺來擺去，自以為他

是個要重人物，而且人人都注意他。一點也不！我一點也不注意他，正如沒看見他一樣。此外還有一條可怕瘋狗，也常常停在我窗前。假使他用後爪立起來（這是大概這個俗東西辦不到的事，）他一定會比素菲的爸爸——他可以算一個高人，而且也很肥——還要高一整頭，這個混蛋簡直一點也不知分寸。我向他吼，但他却一點也不注意：他連眉都不皺。他伸着舌頭，垂着耳朵，在窗戶上爬望，——就像一個下等的農夫似的！但是，我親愛的，你以為我是不顧一切懇求的嗎？啊，不！假使你能看見那位從籬外跳近來的對門的青年啊！他的名子叫特雷索。哦，我親愛的，他的嘴部是多麼好看喇！”

見鬼！放屁？竟有東西把這種屁話放在信裏！給我一個人吧！我要看一個活人；我所要求的是可以滿足我的靈魂的精神上的食料，而所得的却是這種東西！讓我再看一頁吧；也許牠會好一點。

“素菲正坐在桌前縫一個什麼東西，我是向窗外望着，因為我愛看來往的行人。忽然一個僕人進

來說，“戴卜羅夫到。”“請他進來！”素菲叫了一聲，便跑來抱住我，‘哦，萬吉，萬吉！假如你知道他是誰就好了：一位侍從武官，黑黑的臉兒，一對這樣的眼——非常黑，像火一樣亮。’接着她便跑回她的屋子。過了一會，那侍從武官進來了，帶着黑鬍子。他走到鏡前，整了整他的頭髮，回顧室內。我吼，在我的地方坐下，不久素菲也進來了，臉上非常快樂。他立正。她鞠躬。我假裝什麼都不注意，走到窗前向外面望着，但我却把頭略向一面偏着，預備偷聽他們的談話。啊，我親愛的，他們所談的都是些什麼狗談喲！他們談怎樣一位太太在一個跳舞會裏出了錯，丟了醜；接着就是一位在袖子上有一個大皺紋，名子叫波布甫的人怎樣像一隻露鷺，幾乎跌倒；接着就是怎樣一位叫黎丁娜的女人以爲她自己的眼睛是藍的，而其實却是綠的——等等。我真不懂，我親愛的，素菲在戴卜羅夫身找出了什麼好處。她爲什麼這樣迷他呢”

這個，我覺得，其中一定也有不對的地方。戴卜羅夫竟能這樣蠱惑她。這是不可能的事。接着怎

麼樣呢？

“真的，假使她能喜歡這侍從武官，我覺得她也可以同樣地愛那位坐在他爸爸辦公室裏的科員。啊，我親愛的，假使你知道他是多麼可怕啊！完全像一個口袋裏的烏龜。”

這是那位科員呢？

“他有一個最特別的名子。他永遠坐在那裏修理筆頭。他的頭髮很像乾草。爸爸有差事都叫他跑，不叫聽差。”

我相信這小畜生是在指我。可是我的頭髮真像乾草嗎？

“素菲見一他就忍不住要笑。”

你扯謊，你這該死的狗！多麼一篇討厭的文章！就彷彿我不知道這是出於羨妬呢；就彷彿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陰謀呢。這老頭子對我有不適當的痛恨，現在他竟用各種方法來害我——每一步都害我。唔，我再看一封就不看了；也許我可以把這事情弄得水落石出。

“我親愛的斐岱爾：請你饒恕我這樣久沒給你

寫信。我近來陷入一種絕對沉醉的狀態了。有些作家說，愛情第二生命，這是完全真實。而且在我們家裏近又生了很大的變故。那位侍從武官現在每天都來。素菲對他傾心若狂。爸爸也快樂。我甚至聽格利郭里說——他是揩地板的，永遠愛自言自語，——他們不久就要結婚了，因為爸爸是急於要看着他的女兒嫁給一位將軍，一位侍從武官，或一位師長的。”

見鬼！我不能再讀了。一位侍從武官或一位將軍！我也願意做一個將軍，但並不是爲的去向她，求婚等等——不，我願意做一個將軍，不過祇想看看他們怎樣裝起他的架子和神氣，擺起他們的官氣，然後告訴他們說，我把他們看得一個制錢都不值。這真討厭，該死！

我把這位小蠢狗的信，扯成碎塊。